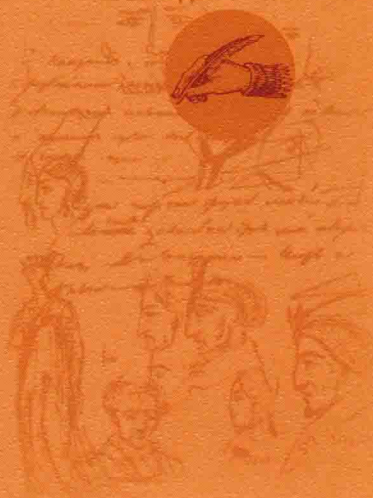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尉的女儿

〔俄〕普希金 著

磊然等 译

普希金代表作



上尉的女儿

〔俄〕普希金 著

磊然等 译

普希金代表作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尉的女儿/(俄罗斯)普希金著;磊然等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(普希金代表作)

ISBN 978-7-02-011097-1

I. ①上… II. ①普…②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00306 号

责任编辑 张福生

装帧设计 柳 泉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625 插页 2

印 数 1—5000

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097-1

定 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射击	1
暴风雪	18
棺材店老板	35
驿站长	45
村姑小姐	62
黑桃皇后	87
上尉的女儿	126

射 击

我们射击去了。

——巴拉登斯基①

我发誓要按决斗的权利打死他

(他还欠我一枪)。

——《露宿之夜》②

—

我们驻扎在×××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人人都知道的。早上操练,练骑马,午饭在团长那里或是在犹太人开的小饭铺里吃;晚上喝潘趣酒③和打牌。在×××镇,没有一个是好客的人家,没有一个待嫁的姑娘,我们互相串门,在那里,除了自己的军服,什么也看不到。

只有一个人,不是军人,却属于我们这一伙。他大约三十五岁光景,因此我们把他算作老头儿。他经验丰富,

① 巴拉登斯基(1800—1844),俄国诗人,上句引自他的长诗《舞会》。

② 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-马尔林斯基(1797—1837)的小说。

③ 用沸糖酒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的混合饮料。

使我们甘拜下风,再加上他一向性情阴郁,脾气急躁,说话尖刻,这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更有着强烈的影响。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他的命运。他好像是俄国人,却取了个外国名字。以前他做过骠骑兵,甚至还很得意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辞职住到这个贫苦的小镇上来;他在这里过着清苦而又阔绰的生活:他出入总是步行,穿一件敝旧的黑色常礼服,可是却让我们全团的军官可以随便到他家吃喝。他家的饭菜虽说只有两三道,由一个退伍兵士烹调,但是香槟酒却像河水似的流着。他的境况和他的收入都没有人知道,也没有人敢向他动问。他有一些藏书,大部分是军事的,还有些小说。他乐意把书借给人看,从不讨还,可是他借别人的书也从不归还。他主要的锻炼是用手枪射击。他室内的四壁都是密密麻麻的枪眼,像蜂窝。他收藏的大量手枪是他居住的简陋的土坯小屋里唯一的奢侈品。他的枪法之高超是令人难以置信的,如果他提出要射下什么人军帽上的一只梨,我们团里无论谁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给他做靶子。我们中间常常谈到决斗,西尔维奥(我这样称呼他)从不插嘴。如果问他有没有决斗过,他冷冷地回答说有过,但是不肯细说。看得出,他不愿意听这样的问题。我们猜想,由于他那可怕的枪法,大概有一个不幸的牺牲者使他感到内疚。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怀疑过,他心里竟会有类似懦怯的念头。有些人,单是他们的外貌就会摒除这样的怀疑。有一件偶然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十分惊讶。

有一次,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里吃饭。我

们照常喝酒,就是说,喝得非常之多。饭后我们劝主人做庄跟我们打牌。他推辞了好一会,因为他几乎从不玩牌。最后他吩咐拿牌来,把五十个金币倒在桌上,坐下来发牌。我们围着他坐下,牌局就开始了。西尔维奥有个习惯,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,从不跟人争辩,也不解释。如果对手算错了账,他就立时或是把没有付够的数目付清,或是将多算的记下。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形,也就听他照自己的方法处理。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新近调来的军官,也在这里玩牌。他心不在焉地多折了一只牌角^①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,照他的习惯把数目改正。那军官以为他弄错了,就来解释。西尔维奥默默地继续发牌。军官发火了,拿起刷子擦掉他认为记错的数字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又记上。喝酒、打牌加上同事们的讪笑激怒了那军官,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,怒不可遏地抓起桌上的铜蜡台朝西尔维奥扔过去,西尔维奥幸亏闪得快,没有被打中。我们感到很难为情。西尔维奥气得脸色发白、眼睛冒火,他站了起来说:“先生,请您出去,您要感谢上帝,幸亏这是发生在我家里。”

我们对此事的后果毫不怀疑,预料那个新同事准会被打死。那军官说,他侮辱别人愿意负责,听凭庄家先生要怎么办就怎么办,说了就出去了。牌局又继续了几分钟,可是我们觉得主人没有心思打牌,便一个个接着歇

① 赌博时把纸牌折起一角,表示赌注加倍或赌注的四分之一,由双方言定。

手,各自返回宿舍,一边谈到即将留下的空缺^①。

第二天在练马场上,我们已经在询问那可怜的中尉是否还活着,不料他本人竟在我们当中出现了。我们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。他回答说,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一点消息。我们听了感到奇怪。我们去找西尔维奥,看到他正在院子里把一粒粒子弹打进贴在大门上的一张纸牌“爱司”。他照常接待我们,关于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三天过去了,中尉仍旧活着。我们惊奇地问:难道西尔维奥不打算决斗了?西尔维奥是没有决斗。他满足于轻描淡写的解释,就和解了。

在青年人的心目中,这件事大大有损于他的声誉。青年人一向把勇敢看作人类无上的品德,有了勇敢,不论什么缺点都可以宽恕,缺乏勇气最得不到青年人的谅解。然而,渐渐地一切都被淡忘了,西尔维奥又恢复了他以前的影响。

唯有我,却再也不能跟他接近了。我天生赋有浪漫主义的想象,在这以前,对这个生活是个谜、在我心目中好像是一部神秘小说里的主人公的人,我是十分倾倒的。他喜欢我,至少,唯有对我他不用他惯常的、尖刻恶毒的语言,而且直率地、非常愉快地跟我随便闲谈。但是,自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之后,我认为他的名誉蒙受了污点,并且由于他本身的过错而洗不清。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际,使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对待他,我不好意思向他注

^① 指新同事被打死后留下的空缺。

视。以西尔维奥的聪明和老练,决不会看不出这种情形,猜不出其中的原因。这似乎使他很苦恼;至少,我发觉有一两次他想跟我解释。但是我躲避这种机会,西尔维奥也就断了这个念头。从此,我只是和同事们在一块的时候才和他见面,我们以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中止了。

漫不经心的首都居民,对于乡镇居民非常了解的许多心情,是无法理解的。譬如像等待来邮件的日子:每逢星期二、五,我们团部的办公室都挤满了军官;有的等钱,有的等信。信件总是当场拆开,大家报告消息,办公室里就呈现出一幅十分活泼生动的景象。西尔维奥的信件都寄到我们团里,所以他照例也在这里。有一次,他收到一个邮件,他迫不及待地撕去漆印。他匆匆地读着信,他的眼睛闪烁发光了。军官们只顾看自己的信,一点没有觉察。“诸位,”西尔维奥对他们说,“我有要紧事必须立刻离开,今天夜里就走,希望你们不要拒绝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吃饭。我盼望您也来,”他对着我接下去说,“盼望您一定来。”他说了这话,就匆匆地出去了。我们约好在西尔维奥家里会齐,便分手了。

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西尔维奥家里,看到差不多全团的军官都到了。他的行李都已经摒挡就绪,只剩下光秃的、满是弹孔的四壁。我们在桌旁就座,主人的兴致非常高,他的快活感染了我们,大伙很快都快乐起来,瓶塞时刻啪啪地响着,玻璃杯泛着泡沫,不断发出啞啞的声音,我们以满腔的热忱祝上路的人一路平安,诸事如意。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。在各自去取帽子的

时候，西尔维奥跟大伙告别，就在我准备要走的那一刻，他拉住我的手，让我留下。“我要跟您谈谈。”他低声说。我留下了。

客人都走了，剩下我们俩面对面地坐下，默默地抽起烟斗。西尔维奥心事重重，他那突发的快活已经踪影全无。苍白阴郁的脸色，闪烁的双目和从嘴里喷出来的浓烟，使他活像个魔鬼。过了几分钟，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。

“也许，我们从此不会见面了，”他对我说，“分别之前，我想跟您解释一下。您可能注意到，我很少尊重别人的意见，但是我喜欢您，我觉得，如果我在心里留下一个不正确的印象，我会很痛苦。”

他停止了，开始往抽完的烟斗里装烟，我垂下眼睛，没有做声。

“您一定觉得很奇怪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怎么不找那个发酒疯的 P 跟他决斗。您会同意，我有权挑选武器，他的性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，而我却几乎毫无危险。我本来可以把我的涵养说成是宽宏大量，可是我不愿意撒谎。如果我可以惩罚 P 而不使自己的性命遭到丝毫的危险，我是决不会饶他的。”

我惊奇地望着西尔维奥。这样的自白把我完全弄糊涂了。西尔维奥接着说：

“正是这样：我没有权利让自己死。六年前我被人打了一记耳光，我的仇人还活着。”

我的好奇心被大大地激发起来。“您没有跟他决

斗？”我问道，“大概是形势使你们分开了吧？”

“我跟他决斗过，”西尔维奥回答说，“这就是我们决斗的纪念品。”

西尔维奥站起来，从帽匣里取出一顶有金流苏和镶金边的红帽子（法国人称做 bonnet de Police^① 的那种帽子）；他把帽子戴上，帽子在额头上面一俄寸^②的地方被射了一个洞。

“您知道，”西尔维奥接着说，“我曾在某骠骑兵团里供职。我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：我一向逞强好胜，而且我从小心里就有这么一股劲。在我们那时候，打架捣乱是时髦的：我是军队里天字第一号的捣乱鬼。我们以酗酒为骄傲：我的酒量压倒了杰尼斯·达维多夫^③写诗赞美过的赫赫有名的布尔佐夫^④。决斗在我们团里是司空见惯的：凡是决斗我都有份，不是做证人就是当事人。同事们崇拜我，不时调换的团长们把我看作少不了的祸害。

“我正心安理得地（或是不安地）享受我的荣誉的时候，我们团里派来了一个门第显赫而富有的青年人（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）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出色的幸运儿！您想象一下，他年轻、聪明、英俊、疯狂似的快乐、

① 法语：警察帽。

② 1 俄寸合 4.4 厘米。

③ 杰尼斯·瓦西里耶维奇·达维多夫（1784—1839），俄国诗人，1812 年卫国战争中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。

④ 亚历山大·彼得罗维奇·布尔佐夫（卒于 1843 年），白俄罗斯骠骑兵团中以不知忧虑闻名的军官，达维多夫的朋友。达维多夫在诗歌《骠骑兵的酒筵》和《致布尔佐夫》中歌颂了他。

不顾性命的勇敢，赫赫有名，多得不计其数和永远用不完的钱，他在我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就可想而知了。我那首屈一指的地位动摇了。他惑于我的盛名，想和我交朋友，但是我对他很冷淡，他便毫不惋惜地不理我了。我恨死了他。他在团里和女性社会中获得成功使我灰心绝望。我开始找碴跟他吵架。他用挖苦的俏皮话来回答我的挖苦的俏皮话，我觉得他的话似乎总要比我的更出人意外，更尖刻！当然也比我的逗趣得多：因为他是玩笑出之，而我是怀着恶意。最后，有一次在一位波兰地主家里举行的舞会上，我看到他是所有女士的注意目标，特别是以前和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，我在他耳边说了粗俗的笑话。他大发雷霆，打了我一记耳光。我们都跑去取剑。女士们吓得昏倒了，人们把我们拉开，我们当夜就去决斗。

“在黎明时分，我和我的三个副手站在指定的地点。我怀着难以名状的焦急等待我的对手。春天的太阳出来，热起来了。我远远地看见了他。他是步行来的，军服挂在剑上，由一个副手陪着。我们迎着他走上去。他走近了，手里捧着装满樱桃的军帽。副手们给我们量了十二步的距离。请我先开枪，但是我满腔的毒恨使我激动得厉害，我没有把握能不能打得准；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我让他先开枪。我的对手不同意。大家决定抓阄：第一号被他——永远是幸运的宠儿——抽到了。他瞄准了，一枪打穿了我的军帽。轮到我了。他的性命终于掌握在我手里了，我贪婪地注视着他，竭力要捕捉住他脸



上哪怕有一丝的惊慌不安的影子。他站在枪口下，从军帽里挑熟透的樱桃吃，边吃边把核子吐到我跟前。他那满不在乎的神气把我气疯了。我想，既然他毫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，我打死他对我有什么用呢？我头脑里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。我放下了手枪。‘您现在好像没有工夫想到死，’我对他说，‘您请去用早餐吧，我不愿意打扰您……’‘您一点没有打扰我，’他说，‘您请开枪，不过这是悉听尊便，您的一枪还记在您的名下，我随时准备为您效劳。’我对副手们声称，我现在不打算开枪，决斗就此结束。

“我退了伍，来到这个小镇上。从那时起我没有一天不想到报仇。现在我的时刻到了……”

西尔维奥从口袋里摸出早晨接到的信给我看。有人（似乎是他的委托人）从莫斯科写信给他，说某人不久要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正式结婚。

“您会猜得出，”西尔维奥说，“这个某人是谁。我要去莫斯科。我们倒要看看，他在结婚之前，是不是还像以前吃着樱桃迎接死神那样满不在乎！”

西尔维奥这样说着，一边站起身来，把军帽往地上一扔，开始在室内来回走着，好像关在笼中的老虎。我一动不动地听他讲，异样的、互相矛盾的感情激动着我。

仆人进来通报马准备好了。西尔维奥紧紧握了我的手，我们吻了一下。他上了马车，车上放着两只箱子，一只放手枪，另一只放他的零用什物。我们再一次告别，马儿便飞快地跑了。

几年过去了，家庭状况迫使我蛰居在某县一个贫苦的小村里。我虽是在管理产业，暗暗还是不断怀念我以前那无忧无虑的、热闹的生活。对我最困难的是要习惯孤孤单单地度过春天和秋天的夜晚。午饭前的时间我还可以设法打发：跟村长谈谈，到各处去办事或是看看新的机构，但是天刚开始暗下来，我就完全不知道往哪里去好。在橱底下和贮藏室里找出来的那几本书，我都背得出了。女管家基里洛夫娜能够记得起来的故事，也都讲给我听了多次了，村妇们的歌声引起我的愁肠。我开始喝不加糖的露酒，可是喝了就头痛；而且老实说，我怕会变成借酒浇愁的酒徒，也就是说，最不可救药的酒鬼，这种例子我在本县是屡见不鲜的。除了两三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之外，我没有近邻。他们的谈话不外是打嗝和唉声叹气，还不如一个人待着的好。

离我四俄里^①的地方，有一个属于 Б × × × 伯爵夫人的富饶的庄园，但是里面只住着一个管家，伯爵夫人只在她结婚的第一年来过一次，而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。但是在我蛰居生活的第二个春天，传说伯爵夫人要和丈夫到乡下来消夏。事实上，他们六月初就来了。

对于村中居民，有钱的邻人的到来是一个划时代的

① 1 俄里等于 1.067 公里。

事件。在他们来到之前两个月直到他们离开三年之后，地主们和他们的家仆都要谈论这件事。至于我呢，我承认，年轻漂亮的女邻居来临的消息对我起了极大的影响。我急不可待地要看见她，因此在她到来第一个星期天的午饭后，我就动身往某村去，以最近的邻人和最恭顺的仆人的身份，趋前拜访。

仆人把我领进伯爵的书房，就去通报我的来访。宽敞的书房的陈设极尽豪华之能事。靠墙摆着一排书橱，每只书橱上有一尊青铜胸像。大理石的壁炉架上悬挂着一面大镜子；地板上钉着绿毡，又铺上地毯。在我那陋室里，我对奢侈的生活已经生疏，久已没有见过别人的豪华排场，我惶恐了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伯爵，好像一个来自外省的请愿者在恭候部长。门开了，走进一个大约三十二三岁，非常漂亮的男子。伯爵态度坦率而亲切地向我走近。我竭力鼓起勇气，正要自我介绍，但是他倒比我先说了。我们坐下来。他的谈话随便而有礼，使我由于脱离社交界产生的拘束消失了。我刚恢复常态，伯爵夫人突然进来了，弄得我比先前格外手足无措。她实在是个美人。伯爵给我介绍，我要装出随便洒脱的样子，但我越是要做得态度自然，我越觉得自己笨拙。为了让我有时候恢复常态，习惯新的相识，他们就自己交谈起来，对我不拘礼节，好像对待一个好邻居。这时我来回走着，浏览着书画。我对绘画不是内行，但是有一幅画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上面画的是瑞士风景，但使我吃惊的不是绘画，而是这幅画被两颗子弹打穿，一颗打在另一颗上。

“好枪法。”我对伯爵说。

“是啊，”他说，“枪法非常高明。您的枪法好吗？”他接下去问。

“还可以，”我回答说，我高兴终于谈到我熟悉的题目，“隔三十步射纸牌不会不中，当然，得用用惯的手枪。”

“是吗？”伯爵夫人十分注意地说，“那么，我的朋友，隔三十步你能射中纸牌吗？”

“我们几时来试试。”伯爵回答说，“当年我的枪法还不错。可是我已经有四年不摸手枪了。”

“哦，”我说，“在这种情况下我敢打赌，阁下就是隔二十步也射不中纸牌了：手枪必须天天练。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在我们团里，我算是个优秀射手。有一次我整整一个月没有碰枪：我的手枪都送去修理了；阁下，您猜怎么样，后来我再打枪，第一次隔二十五步射一只酒瓶，连射四次都没有射中。我们那里有个骑兵上尉，是个爱说俏皮话、很有风趣的人，恰巧他在那里，就对我说：‘老兄，大概你的手不愿意举起来打酒瓶吧。’不，阁下，不应该小看这种练习，不然可就要生疏了。我遇到过一位优秀射手，他就是每天射击，至少午饭前打三次。这是他的老规矩，就像午饭前喝一杯伏特加一样。”

伯爵和伯爵夫人看我聊起来，都很高兴。

“那么他的枪法怎么样？”伯爵问我。

“阁下，是这样的：他要是看见有一只苍蝇停在墙上，伯爵夫人，您在笑吗？说实在的，是真的！他要是看